



古时

麟吐玉书

成就

千古一圣人

今日

麒麟中国

新文学

赐福于

千万学子

舒晋瑜 主编

黄蓓佳 著

我的姐姐是天使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舒晋瑜 主编

我的姐姐是天使

黄蓓佳 著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姐姐是天使 / 黄蓓佳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17. 5

(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 / 舒晋瑜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488 - 2534 - 0

I. ①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5688 号

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

我的姐姐是天使

丛书策划 郭 锐
责任编辑 郑 敏
装帧设计 刘 畅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
邮 编 250002
电 话 (0531)86131729
网 址 www.jnpub.com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5 毫米×23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6
字 数 260 千
印 数 1—5000
定 价 48.00 元

法律维权 0531 - 82600329

(济南版图书, 如有印装错误, 可随时调换)

目 录

- 艾晚的水仙球 (节选) / 1
- 余宝的世界 (节选) / 26
- 遥远的风铃 (节选) / 85
- 草镮子 (节选) / 131
- 漂来的狗儿 (节选) / 161
- 今天我是升旗手 (节选) / 212

艾晚的水仙球 (节选)

一、一九八一年的冬天

一九八一年的冬天，冷得有点儿邪乎。还没进腊月，早早地就下了第一场雪。堆在马路牙子上的雪很脏，因为路两边的住户们铲雪时，连带着把地上的污泥一同铲起来了。白雪变成了黑雪，又堆得不均匀，东一摊西一撮的，平坦的马路忽然间成了癞痢头，一疙瘩一疙瘩斑斑驳驳，令人恶心。天总是阴着，寒气飕飕地往人的骨头缝里钻，积雪就化得很慢，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才看见雪堆下有一圈湿痕，到四五点钟时雪水又重新结成冰，闪出乌糟糟的、浓鼻涕一样的光泽。

屋檐口的冰凌一条一条挂下来，短的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长的像肉滚滚的小孩子胳膊。冰凌比路边的积雪洁白许多，仰头从下往上看，晶莹剔透的，像是里面藏着深深的秘密。我们喜欢拿竹竿把那些冰棱柱打下来，握在手里，看它如何一点一点地融化。手虽然冻得通红，胡萝卜一样肿胀，毕竟还是有温度的，冰凌被手心握住的那一段，慢慢地慢慢地就变细了，有了几道手指形状的凹槽，还有冰水从手指缝里流下来。再坚持下去，冰凌肯定会从中间断开，一根变成两根。可惜这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完全没有知觉，握不住东西，不得不放弃这个“勇敢者的游戏”。

隔壁人家的小九子，早晨上学时从屋檐下面过，不知道怎么有一根冰

凌掉下来了，不偏不倚砸在他头顶，头皮砸破了，还鼓出一个杏子大小的包。小九子被惊吓得不轻，哇哇地大哭，赖着再不肯去上学。他妈妈一声令下，他们家的大哥二哥三哥全都冲出来，每人举一根竹竿，沿着我们上学的路线一路咄咄地打过去，把所有屋檐下的冰凌打个一干二净。

小九子名叫罗欢庆，是我的同学。我很羡慕他有八个凶神一样的哥哥，随时都会有其中的一个跳出来，替他开山劈水，铺路架桥。相比之下，我只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哥哥，我们家显得势单力薄。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躲着小九子，不去惹麻烦。

下雪的天气，到处湿答答的，洗过的衣服挂在屋檐下，白天化冻，夜里再上冻，总也不得干，真是急死人。蜂窝煤好像也是湿的，放一个进炉子，马上有白汽袅袅地冒出来，煤气味也特别浓，散不出去，呛人。如果不小心把炉子弄熄了，那就糟糕了，花上比平常多双倍的引火柴，都不见得能引上火。这时候我姐姐艾早就要把炉子拎到邻居家，从人家炉子里讨一个烧得半红的蜂窝煤当引煤，然后还给人家一个没有烧过的煤。做这事很不合算，因为买煤球要凭票，我们家的煤球票从来就不够用。所以，每天临睡前伺候炉子，小心照料不让它熄火，是我们家的一项大工程。

雪什么时候才能化干净，太阳什么时候才能露个笑脸让我们看看呢？

我妈妈说：“怕是不容易。雪等伴，雪等伴，雪落下来不肯化，就是在等着下面一场雪跟它做伴呢。”

我姐姐艾早咬牙切齿地说，要是再有第二场雪，她都要疯了。

真是这样，下雪天我们不能穿棉鞋去上学，要穿胶靴，胶靴很单薄，脚穿在里面跟伸进冰窖里一样冷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“挤麻油”“跳格子”，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“斗鸡”，让自己活动一下，暖和一点儿。上课不行，上课是不能随便动的，坐久了之后，脚麻木得简直没有一点儿知觉，像木桩子，偶然被同学踩一脚，根本没反应。有人实在忍

不住了，就轻轻跺脚。一个人跺，大家一齐跟着跺，越跺越响，教室里啪啪啪跺成一片。老师这时候比较体谅人，会放下教鞭，站到讲台旁边，由着我们尽情地跺一阵。老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，对于下雪天穿胶靴上课的痛苦，老师肯定也深有体会。

跺死了也没用，伸出我们的脚，每个人的脚跟脚背都是冻疮累累，红一块紫一块，不忍卒看。冻疮这东西，一年生，年年都会生，根治很困难，顽固得像敌人。白天把麻木的双脚套进胶靴时，冻疮肿胀着，疼得我们龇牙咧嘴。晚上钻进被窝，汤婆子在脚底下一焐，冻疮又作怪，痒，挠心抓肺地痒，让人恨不能拿把菜刀剁了这双脚。

艾早的冻疮已经溃烂了，脓血流出来，粘在袜子上。晚上睡觉前洗脚，她自己不敢脱袜子，叫我给她脱。我刚碰到她的袜筒，她就把一张脸皱成一只苦瓜。我吓得缩回手，死活不肯帮她的忙。她没办法，眼睛闭起来，头扭过去，嘴里啾啾哈哈地，一点一点地把袜子从结痂的脓血上剥下来。我看见她疼得眼睫毛都在打战。她自己告诉我说，每天洗脚，要拿出共产党人英勇就义的精神，否则下不了手。后来她自己想办法，翻箱倒柜找出家里的几团旧绒线，给她自己织了一双毛线袜，也给我织了一双。她没有给我哥哥艾好织，她说我妈妈偏心眼，给我们的胶靴里面垫的是棉垫子，给艾好垫的是毡垫子，毡垫子比棉垫子要暖和很多，所以艾好不该再穿毛线袜。艾好人老实，他知道艾早欺侮他，一声不敢吭。还是我妈妈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劈头盖脸把艾早骂了一顿。然后我妈妈上街买了二两新毛线，一夜没睡觉，亲自动手给艾好织了一双毛线袜。

我妈妈没想到，十三岁的男孩子艾好，体重一百六十斤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一头笨狗熊，力道太大了，毛线袜经不住这么大的分量摩擦，一天下来就破了一个洞，线头从脚后跟脱开到袜筒，好好的毛线袜成了两只烂抹布团。

艾早幸灾乐祸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不是我不给艾好织袜子，他根本就没有穿毛线袜的命。”

可是艾早说归说，还是比着艾好的脚，想办法拿毛巾缝了一个袜子的形状，还缝上几个搭扣，让他可以自由地穿脱。毛巾袜没有毛线袜暖和，总比光穿着一双单袜子要好很多。艾早这个人，刀子嘴豆腐心，能干，手也巧，做我和艾好的姐姐，绝对地让我们服气。

二、爸爸带回来三颗水仙球

冬至的那一天，我爸爸从福建出差回来了。

冬至在我们青阳算是个大日子，从冬至这一天开始“数九”。民间有一首“数九歌”，我从艾早的奶娘胡妈口中不止一次听到过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沿河看柳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冬至这一天，天开始大冷，人都把手插在袖筒里不肯伸出来。到数完九个九，河边的杨柳树就要爆出新芽了，大雁飞来了，漫长的冬季就算过去了，你说这一天重要不重要呢？

还有一句话也是胡妈教给我们的：干冬湿年。就是说，冬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，春节保准没有好天气；要是下雨了呢，过年就好过了，就是日头明晃晃的艳阳天了。总之在冬至和春节这两天，雨水只下一次，轮着你就轮不着它。胡妈信誓旦旦地说，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经验，灵着呢，她验证了几十年，次次不落空。

冬至一大早，我和艾早起床，衣服扣子都来不及扣，先开门看天气。天当然是不好，残雪也还没有融尽，四处灰蒙蒙的，随时随地都有雨雪飘下来的架势。我们都盼着雨赶快下来，雨下过了，春节就不会再下。跟冬至比起来，春节当然更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穿新衣新鞋，要上街看龙船花灯，要放炮仗，点烟花，还要串门走亲戚，要是老天不帮忙，弄点儿雨呀

雪的，那不是太煞风景了？

艾早一边抬头看天，一边虔诚地念叨：“下雨下雨下雨……”

我挤在她的胳肢窝里，鹦鹉学舌地跟着她重复：“下雨下雨下雨……”

我妈妈把冻成鱼干一样的毛巾摁进热水盆里，没好气地呵斥我们：“还下雨？再不出太阳，家里都要上霉了！”

胡妈在她家里磨了芝麻，搓好了一大碗猪油芝麻馅心，送来给我们包汤圆。自从我三岁进幼儿园之后，胡妈就离开我们家，打理她自己家的箍桶店去了。可是她奶大了艾早，又一手带大了哥哥艾好和我，跟我们家有感情，隔三岔五地要过来看我们，送点儿吃的啦，帮忙缝个衣服鞋啦，拆洗个被褥蚊帐啦，好像我们家的老亲戚一样。青阳人家的习俗，冬至这天要吃汤圆。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超市，没有花样繁多的冷冻食品和真空包装食品，想吃点儿稀罕东西就要自己动手做。我妈妈要上班，如果胡妈不送馅心来，她是没有时间精工细作的，她会马马虎虎地拿冷水和了糯米粉，搓成一个个实心汤圆，煮熟了让我们蘸上白糖吃。

蘸白糖的实心汤圆和香得让人打喷嚏的芝麻馅汤圆，那真是不好比。

我们放学回家时，妈妈刚好也下班回来了。她说是因为过节，局里提前下班。她从一个白瓷坛子里倒出事先舂好的糯米粉，招呼我和艾早洗手，帮她包汤圆。艾好照例不参加，他是男孩子，男孩子不做家务事。

我妈妈揉米粉，捏出差不多大小的实心团，一个一个排列在桌上，再由我和艾早把实心团在手心里转啊转的，转出一个小碗形状的坯子，然后拈一个馅团放到坯心里，再窝在手里转啊转，把小碗转成小圆球。

艾早手巧，她手里转出来的汤圆，一个个粉白滚圆，表皮亮晶晶的，水滑水滑的。我的手笨，芝麻馅总是被我捏破，掺和到米粉中，白汤圆成了花汤圆。而且我的汤圆总有一处地方闭不拢嘴，这样的汤圆往锅里一下就会破，需要艾早接过去重新加工。

艾早很不耐烦我：“走开走开，我一个人能够做出来两个人的份。”

我不肯走。妈妈也不同意我走。她说艾早是姐姐，我不会就应该教我，不应该厌烦我。她还说：“女孩子要是不学会做家务，将来嫁人都嫁不掉。”

艾早就对我做鬼脸，嘴巴一撇一撇的，弄出很鄙夷的样子，好像我真的是一个嫁不出去的笨女孩。

我爸爸艾忠义就是在这时候进了家门。他穿着一件有四个口袋的藏青色的中山装，衣服的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了亮，胸前的扣子掉了一颗，下摆处还钩破了一个洞，洞边飘拂着丝丝缕缕的线头。四方脸上胡子拉碴，头发油腻腻的，嘴唇干得脱皮，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劣质烟草和乱七八糟食品混合的气味。他左手里拎着一个旧得不成样子的、拉链只能够拿别针扣住的帆布旅行袋，右肩上背着比较新的一个深灰色人造革的公文包。不用打开看我就知道，旧旅行袋里放着他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，从出差地点买回来的土特产品，新公文包里则装着他的工作证、出差介绍信、差旅费发票、购货合同、发货单、车皮调拨单等等与公事挂钩的物件。

现在你该猜出来了吧？我爸爸是个采购员，为青阳供销社工作，一年到头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在外面出差，南来北往地看货接货，大到木材化肥，小到针头线脑。一九八一年的冬天，“改革开放”才走了小小的一步，物资紧张，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凭计划分配，想要在数量上和品种上稍微丰富一点儿，得凭采购人员灵活的脑袋和三寸不烂之舌。而我的爸爸，他就是青阳供销部门最有本事、在全国各地最能够兜转得开的功臣人物。

每回出差回来，爸爸总忘不了从他的旧旅行袋里翻出来一两样稀罕东西，让我们小小地高兴一下。这也是爸爸弥补自己常年在家庭中缺席的方式吧。我能记得起来的，他带回来过东北的大松子，四川的灯影牛肉干，广东的香蕉，还有内蒙古的奶干。可惜的是，每回他亮出礼物的过程，总



是以我们的欢呼声开始，又以妈妈的抱怨声结束。你比如说吧，松子很香，但是太硬了，活生生硌掉过我的两颗乳牙。我妈妈说幸好是乳牙，掉了还能长，要是现在长出来的牙齿硌掉了，那可怎么办？补都没法补。灯影牛肉干倒是有营养，可那东西哪是人吃的？一粒就足以麻翻舌头。香蕉带回家时还是青的，梆硬梆硬的，爸爸说捂在米桶里能熟，然而妈妈捂了半个冬天，香蕉皮都捂成了黑色，拿起来仍然能够当铁棍使。奶干呢，看上去雪白诱人，拿起来一闻，哎呀，那股子羊膻味，简直让人吐。

有一回爸爸带回来的是北京的大盘柿，也跟那回的香蕉一样，梆硬梆硬，青绿青绿。妈妈怪他又做了冤大头，没长熟的柿子怎么能吃？我们青阳本地也产柿子，得等它们红到透亮，软成棉花，才能进口呢。爸爸坚持说他看见北京人拿小刀削了青柿子皮吃，咬苹果一样咬得嘎巴脆。他不顾妈妈阻拦，试着削一块放进嘴巴里尝，一尝就眯着眼睛叫起来：“甜！好吃！”

他把削下来的第二块塞到我嘴巴里，果然甜，还脆，还鲜美。原来柿子也有削了皮嚼的品种。

又有一年冬天爸爸从沈阳回家，临上火车买了一包冻梨塞进旅行袋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半路上梨子化了冻，烂成一包果酱似的污糟，把袋子里的衣服和洗漱用具悉数泡进去。回家让妈妈好一通抱怨，因为她要为爸爸的这个错误花上整整半天时间做清理工作。

不管怎么说，每次爸爸回家，艾早和艾好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反正对我来说都是节日。青香蕉也好，青柿子也好，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的爸爸，青阳这样的小城市里起码要延后十年才能够看得到。

所以，爸爸刚刚在门口一露面，我就开心地发出一声叫喊，不顾手上的糯米粉和芝麻油，鸟儿一样地扑上去，抢着帮爸爸拿旅行袋，拿公文包。

爸爸夸张地大惊小怪着：“哎哟，哎哟，我家艾晚真乖噢，真是个勤快的小姑娘噢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拿眼睛去看妈妈，期待她的一个笑脸或者问候。

妈妈却皱起眉头，挖挲着一双沾满糯米粉的手：“怎么脏成这样啊？快把衣服脱了，洗脸洗手！艾好呢？给你爸爸打盆热水去。”

坐在炉子旁边的艾好听见叫自己的名字，茫然地抬头，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，放下手里的一本关于哲学原理的书，笨拙地起身，去拿墙角三角架子上的搪瓷洗脸盆。走过炉子旁边时，他眼睛直直地往前看，差点儿被脚底下的火钳绊一跤。

艾早嘴快手快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别喊他了，我来吧。”

她飞快地在抹布上擦了一下手，一阵风般地旋过去，拿洗脸盆打了热水，又拿了毛巾和肥皂，端到爸爸面前，搁在一张小几上。

爸爸呼哧呼哧洗脸，顺便还洗了头发和耳朵，用了很多肥皂，让艾早帮他换过两次水。完了之后他擦干，凑到妈妈面前：“不脏了吧？你闻闻！”

妈妈要笑不笑地白了他一眼：“去！”

桌上的汤圆此时已经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了，我跟前跟后地绕在爸爸脚边，眼巴巴地盯着扣住旅行袋的那枚大别针，期待它锁住的是个百宝箱，里面能变出让我怦然心动的好东西。

爸爸故意引逗我，搓着手，迷惑不解似的：“艾晚你转悠什么呢？想看爸爸包里的臭袜子？”

我不好意思，脸红起来，走到妈妈身边，装着去数桌子上包好的汤圆。

妈妈替我解围：“别馋着小孩子了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分分吧。”

爸爸这才拍着手招呼大家：“都来看！都来看！”

闻声而去的只有我。艾早在忙着帮妈妈收拾桌子：往包好的汤圆上面撒薄薄一层干糯米粉，确保它们不粘连；把用过的锅盆拿到厨房里洗；把炉火捅旺，坐上一锅水，准备在水开之后下汤圆。艾早做家务活真是一把好手，眼到手到，眨眼工夫场光地净。

艾好不做事，可是他对爸爸的召唤一点儿不积极，脚步慢吞吞的，目光东张西望的，神情漫不经心的。话说回来，他平常就是这么一副懵懵懂懂睡不醒觉的迷糊样。只有我们家的人知道，这是艾好的假象，如果你真以为艾好的脑子跟他的外表一样迟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艾好十三岁，已经连跳几个年级，跟十七岁的艾早同进同出，就读青阳县高级中学。艾早读高三，艾好读高一。艾早的成绩忽上忽下，好的时候年级前十，差的时候排到了一百名之后。艾好却从来都在班级里雄踞第一，没有一个同学有本领奋起直追把他拉下。

艾早和艾好不捧场，爸爸一点儿也不失望，礼物这东西本来就是骗小孩子的，有我这条小狗围着他转就可以了。他拍了拍我的头，语气夸张地提醒我：“艾晚你看好啊！”说着他摆出一副神秘得不得了的架势，龇牙咧嘴地解那枚别针，把缺了齿的坏拉链一点点地撕开，把棉袄袖子一直撸到肘弯之上，胳膊一个猛子扎到旅行袋的深处，拨开散发着油腻和灰尘气味的待洗的衣物，以及零零碎碎的牙膏牙刷、简易剃须刀、擦手的蛤蜊油、硬得像鱼干的毛巾，在袋子深处掏呀，掏呀……

爸爸的动作太搞笑，站在炉子边等着水开了煮汤圆的妈妈也被吸引过来了，她弯下腰，伸着脖颈，等着看爸爸掏出来的东西。

我心跳着催他：“爸爸你快点儿啊！”

他快乐地吆喝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手一伸，两只手心里捧着三个圆不溜丢的洋葱头一样的怪东西。

我能确认它们不是洋葱头。洋葱头有一股刺人眼睛的辛辣气味，它们

没有。洋葱头有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的外衣，它们也没有。它们怪模怪样的形状和脏兮兮的面容，让我的心里很费琢磨：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？

我妈妈率先表示了她的不满：“老艾你搞什么？你弄这三个泥球回来，脏不脏啊？”

“什么泥球？”我爸爸很委屈的样子，“你看清楚，这是漳州水仙球，福建名产呢！没见过吧？青阳城根本见不着。”

他表功似的，托着三个拳头大小的怪东西，在妈妈和艾早艾好的面前轮流走一遍，展示。

“朋友送的，人家也是好不容易才弄到。仔细看看，每个鳞茎都不少于四个头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将来我手里的每颗水仙球都能抽出四根以上的花茎，每根花茎开出的花不少于……”

艾早突然一声大叫：“妈妈水开了！”

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起来，妈妈掀开锅盖，把面板上的汤圆一个一个小心地推下锅，又拿锅勺挨个碰一碰，把它们推散。

“水仙是南方的东西，”妈妈边煮汤圆边说，“你把它们弄回来，能养活吗？”

热气蒸着妈妈的脸，她的头发上凝起了一颗一颗小水珠，灯光之下亮晶晶的，珍珠串成的头饰一样的。

妈妈在县教育局当会计，做的是事务性的工作，习惯了凡事讲求可操作性。

“怎么不行啊？”爸爸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兴奋之中，眉飞色舞，“我朋友说，水仙这玩意，有水就能活。水仙水仙嘛，水里的仙女啊。了不得！艾早艾好艾晚，都来拿，一人一个，看谁养得最好。”

艾早对爸爸的点名无动于衷，不错眼珠地盯着锅里上下沉浮的白白胖胖的汤圆，声明：“爸，你那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，人家还有一大堆作业

要做，烦都要烦死了。”

妈妈马上帮腔：“就是，艾早明年考大学，你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她的岔。”

爸爸碰了个钉子，把头转向我哥哥艾好：“艾好，儿子，你拿一个！长出绿叶子来，每天看看，别的不说，对眼睛也好。你这双眼睛整天看书……”

艾好舔了舔湿漉漉的嘴唇，犹豫了好一会儿，向妈妈求援：“我不会养花……”

“不会就算了。”妈妈替艾好回答，又责备爸爸，“老艾你真是，艾好一个男孩子，养什么水仙呢！瞎搞噢。”

儿女都不领情，这让爸爸很尴尬，他有点儿落寞地站着，手里托着三个水仙球，眼睛东看西看，不知道如何收场。

一直站在旁边没有出声的我，这时候才放胆伸出手，向爸爸要求：“都给我，行吗？我来养。”

爸爸转头看我，一下子欢天喜地起来：“哎哟，我们艾晚，真是的，喜欢水仙花，长大了就是花仙子啊。”

爸爸说错了，我不是喜欢水仙花，我还从来没见过水仙开花是什么样子，我只不过觉得，爸爸大老远背回来的水仙球，要是大家都不肯要，那就太伤爸爸的心了。

晚上，吃完汤圆之后，爸爸腾出桌上的地方，帮我侍弄水仙球。我本来以为把那个球茎泡在水盆里，每天换换水，自然就会开出花，结果不是，还要有一些复杂的程序。爸爸先要了我的一把铅笔刀，在磨刀石上磨薄了刀尖，然后拿起一个水仙球，一层一层剥去外面的枯黄老皮，一直到露出里面蒜瓣一样的茎。而后他操着小刀，从上到下地把茎芽割开，仔细剔掉多余的鳞片，小心不碰伤最里面的芽肉组织。他一边割，水仙球一边

不停地流出黏液，把他手里弄得滑溜溜的，他隔一会儿就要把球茎和他的手伸进水盆里荡一荡，甩去鼻涕一样脓的黏液。我问他怎么知道水仙球要剖开才养得好，他是从哪儿学会的。他笑眯眯地回答我，有心学，世上什么东西学不会？朋友送他水仙球的时候，他就问清楚这些程序了。爸爸还自豪地夸耀说，当了这些年的采购员，他的好朋友遍天下！

我很喜欢我爸爸。只要爸爸回家，我们家的太阳就升起来了，身上和心里都暖和了。

爸爸割第二个水仙球的时候，收拾好碗筷的妈妈忍不住过来看热闹。到他把第三个球茎抓在手里时，艾早艾好都加入了。一家子五颗脑袋凑在一起，五双眼睛盯在爸爸灵活的手指上。我担心艾早艾好会反悔，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两颗水仙球要回去。还好，他们两个只是看看，谁也没有开口说别的话。

割完最后一刀，爸爸直起腰来，心满意足地说：“行了，行了。”

他把三个伤痕累累的球茎泡在水盆里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碰了一下水仙球的伤口。我认为它们也会感到疼，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就是它们疼出来的眼泪，只不过它们没有嘴巴，不会哭，也不会喊。

爸爸一连换了三盆水，才把球茎里的最后一丝黏液泡出来。之后他从碗橱里找了一个描着荷叶和鱼的浅口汤盆，把三个水仙球肩并肩地立进去，倒上清水，还找了几片纱布裹住它们的伤口。

“都妥了。”爸爸拍了一下手，“勤换水，勤晒太阳，等着水仙开花吧。”

晚上写作业，我把水仙花盆放在我面前的窗台上，写几个字，就要抬头看它们一下。艾早用铅笔敲我的头，说我学习不专心。可我就是忍不住，我要留心观察水仙在我们家的第一个晚上过得好不好。

睡觉的时候，掀开被窝，被子冷得像铁。我想到水仙也会冷，因为它